

褐色道袍

温靖邦 著



花城出版社

褐色道袍

溫靖邦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褐色道袍/温靖邦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0.12

ISBN 7-5360-3411-3

I. 褐... II. 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4239 号

褐色道袍

温靖邦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惠阳印刷厂印刷

(广东惠州市南坛西路)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1 印张 1 插页 480,000 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ISBN 7-5360-3411-3

I·2824 定价: 27.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章 蛟跃珠江，九头怪鸟啼鸣白云山，主何吉凶？ /3
- 第一章 一个越南血统的女人美艳无比，轻而易举就治好了党国领袖的阳痿 /27
- 第二章 一颗子弹从信封里抖落掉地，蒋介石吓得六神无主，尽失风度。再也没有当年追女人时令天下男子自叹弗如的勇敢与顽强 /45
- 第三章 天下第一刺客王亚樵告诫蒋校长，有人正在密谋对他行刺 /69
- 第四章 东征是历史提供给国民党军事领袖们的第一座舞台，他们的才情、韬略、胸襟、命运，在此都初露端倪 /87
- 第五章 当唧唧掉落子弹的恫吓信并非虚晃一枪，暗杀如期发生。与此同时，蒋介石身边正悄然升起一颗新星 /105
- 第六章 一次比一次凶险的暗杀不断发生，但这只不过是阴谋而已，它丝毫也不能遏止一个大阴谋家的成长 /121

目 录

- 第七章** 曾经奋勇投身革命的青年成了追逐利润的商人成了高等幕僚，最终还将会成为四大家族的一员/139
- 第八章** 利用死者打击对手抬高自己，是政治家的惯技。汪主席往访东山花园，一场阴谋由是揭开序幕/153
- 第九章** 人说蒋介石如何追求宋美龄，实际上宋早就相中了蒋，频递秋波，蓄志夺夫。鸽子宴如何成为夺夫宴，请听蒋介石之妻陈洁如自述/171
- 第十章** 杀机四伏的广州郊外，白云山韦陀寺竟有一只出家向善的老虎/195
- 第十一章** 中山舰事件远非教科书上说的那么简单，且看真实内幕，全新说法/213
- 第十二章** 大权到手之后，反倒终日心神惶恐，组织蓝衣队自保。也难怪，大刺客王亚樵早就对他侧目而视了/233
- 第十三章** 开疆拓土，国民党大幅度扩大地盘。事业

目 录

- 的发展带动内部矛盾的发展，这似乎是一个千古不变的规律/255
- 第十四章** 打通北伐胜利之路的二桥之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其惨烈程度是仅见的。而谁也不敢去真实地描写它，怕的是惹出什么麻烦/273
- 第十五章** 北伐军得利于北洋直系内部的分崩离析，否则要取胜是很难的。历史在这些偶然因素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不得不顺势运转/293
- 第十六章** 北伐是个人求发展的一个绝好机会。留守后方的何应钦心急火燎，要求率部参战。陈洁如千里事夫，轮船上却听人说蒋介石是私生子/311
- 第十七章** 武汉政府勒住钱袋，逼得蒋介石走投无路。陈洁如百般安慰，决心祸福与共。她做梦也没有想到，不久以后就被丈夫休弃/329
- 第十八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反革命政变前夜，杀机

目 录

- 已经包藏不住，而阵线却变得越来越模糊
不清/359
- 第十九章 黄埔学生质问校长，为什么要背离三大政
策。在彷徨中攀升的陈诚不知道自己该忠
于谁/375
- 第二十章 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事变，是一场血腥
的罪恶。大刺客王亚樵单枪匹马竟然打算
挽狂澜于既倒/395
- 第二十一章 武汉竟然发生了裸体女人大游行，汪主
席十分恼火。更恼火的是将军们陆续迈
出了反共的第一步，他将何去何从/419
- 第二十二章 谭家三小姐被诱骗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地
方，陈诚遂得以演一场英雄救美人的好
戏。而蒋总司令处境艰难却无人去救/
437
- 第二十三章 暂避风云的蒋介石，退而操纵风月。与
他相依为命七年的妻子，被逼亡命海外
/455

目 录

- 第二十四章 长江上漂浮着成千上万具尸体，形成南北七八公尺宽，东西两头望不到边的漂尸队/471
- 第二十五章 蒋介石把烂摊子扔给了别人，并没闲着，联络日本实力人物，向美国暗送秋波，策动风云，扶持亲信，为重新上台铺平道路/493
- 第二十六章 寄人篱下的五省联军终于分崩离析，逃到关外去的孙联帅成了光杆司令/527
- 第二十七章 涿州攻守战塑造了两组历史形象：一方顽强不屈，一方丧心病狂。而这两组人最后竟然握手言欢/539
- 第二十八章 日军用刺刀在亲日派黄郭的生殖器上比划一番之后，残杀了英雄外交官蔡公时。蒋冯阎桂四路大军挺进华北又有什么意义呢？只留下了历史的悯叹/549
- 第二十九章 居高临下，狡诈欺心，大智若愚，不动声色，偷天换日，各显神通。未来一段

目 录

历史时期的军政格局便初露端倪/565

第三十章 不要悲叹自己不如别人英俊，也不要伤感未蒙佳人垂青，只要执着追求，只要事业有成，美好的愿望一定会实现。陈诚的道路，堪谓典范/583

第三十一章 冯玉祥逼令已是省主席的部将站岗守门，石友三关键时刻故意要离军出走，这都是各自的馭下之道。把盟友冯玉祥捉起来待价出售，却又是阎锡山的交友之道/6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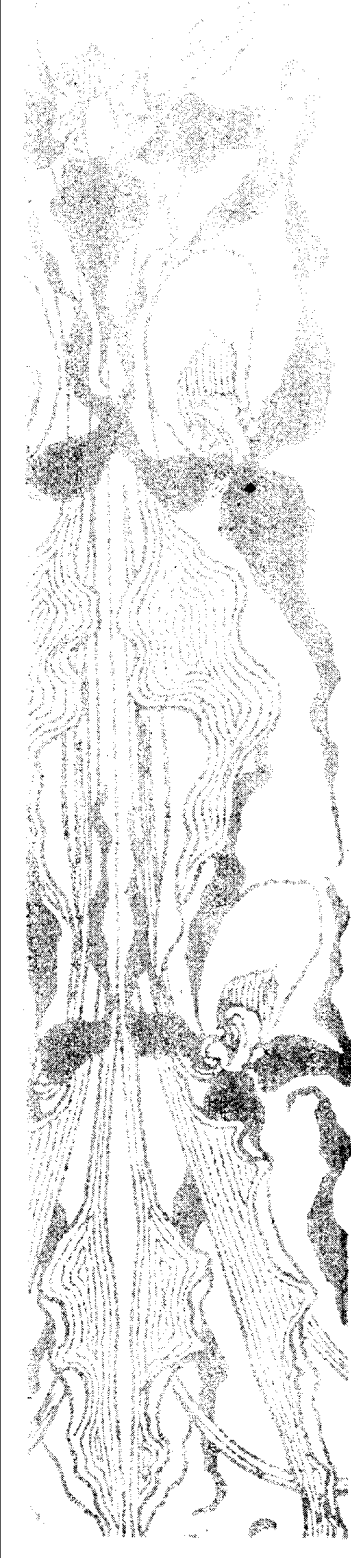
第三十二章 寄居巴黎郊外的党国要员与姿容妙曼的女房东发生了风流韵事，国内的炮声惊破了他的鸳鸯梦。石友三的三十门大炮突然齐轰南京，蒋介石目瞪口呆，惊惶失措/625

第三十三章 中原大战前夕的热闹。思想家说，战争是政治的延伸，而此刻恰好颠了个倒/653



褐色道袍

(上)



○章

蛟跃珠江，九头怪鸟
啼鸣白云山，主何吉凶？

· 1 ·

老一辈广州人也许都还记得当年把全城人推入不安的深渊的那么两件大事吧？

一件是珠江的惊涛骇浪间和白云山的雾锁云罩中出现的异兆。

另一件是震惊全国的大谋杀案。

1925年8月19日中午，一向从容不迫的珠江变得悸动不安。水量好像一下子增多了几倍，流速也大大加快，似乎河床也不胜负担了，掀起了大如房屋的波浪。

站在江边的人说，感觉那一个高似一个的波浪好像已经撞在天上了，遮天蔽日，把丽日碧野变得昏暗朦胧，仿佛时届傍晚。

后来，水流更大了，溢出了堤岸。

紧接着，江心雷鸣般一声巨响，刹时波分浪裂，一条巨蟒般的水兽跃出水面。它昂首四顾，或腾空而飞，或浮水而航。据众多目击者说，那水兽粗大得像四五人才能合抱的古榕树，长二三十丈，头大如卡车，通体乌黑。有一支独角，竖在头顶中央；眼珠突出，像两个巨大的铜铃。嘴边有两条虬须，但全貌决不像龙。

饱学之士说，此乃蛟也。

当晚23时光景，白云山传出一阵似鸟非鸟似兽非兽的怪

啼。穿透力极强，惊动方圆百里。一共九声，音色不同，一声比一声凄唳，令人骇然股栗。

饱学之士说，此乃九头鸟也。

异兆悲音，令广州陷入了惶恐不安。

· 2 ·

第二天上午8时许。

珠江北岸，临江而筑的一座小型茶楼，一楼一底，全木质结构。板壁和楼梯扶手上的油漆剥落殆尽，现出灰黄的木料。看来这起码是前清道光年间建造的了。

吃早茶的人一般都在楼下，只有少数打算作半日以上盘桓而又愿多付雅间费的人们才在楼上逗留。

一位中等身材瘦骨嶙峋的道士缓步登楼，选了临江凭窗的一方小桌，从容在桌旁小椅落座。看模样大约四十上下年龄，鼻梁高而窄，鼻头微微下钩，有点像鹰嘴；眼睛小，待睁不睁的，偶一启开，闪耀着冷兵器般的光芒；几绺清须飘拂颊下，透出几分潇洒。奇怪的是道袍竟为褐色，而不是通常的皂黑，十分陈旧，也有点脏了，不然更为惹眼。头上没有道冠，乌黑的头发盘了一块顶髻。

他叫了一壶雨前雀舌。

堂倌问师父可要些素点心？

他摇了摇头，吩咐来一客虾饺、一客叉烧包子，再打半斤梧州老窖。

褐色道袍（上）

堂倌略楞了一下，诺诺而退。心里寻思，看来是个花道士了。

道士细咀慢嚼，缓缓啗饮，从容不迫，一副王侯气派。

不一会儿，楼梯口又出现了三位客人。两位穿军装，一位穿长衫。走在头里的身材颇长，二十七八岁，长方脸，鼻子扁平，眼睛细长，大大的嘴巴闭着时也显得细长。领章上是标识上尉军衔的一杠三星。走在第二的与前一位年龄不相上下，个子矮小瘦削，皮肤呈古铜色；两眼顾盼鹰扬，流露出霸气。穿长衫的那位看起来不超过二十五岁，皮肤白皙，个子介于前两者之间；肩膀和臀却很宽；脑袋大，眼睛也大，注视人时显得诚恳友善，偷觑人时却闪烁着狡狴的光。这是个内敛不扬的人。穿军服的两位右胸都缀有“陆军军官学校”标记。只那位上尉多了个臂章，上有“教官”两字。

长方脸鼻子扁平的上尉一上楼就看见了道士，似觉面熟，不禁暗暗多看了两眼。道士不经意地掠了他一眼，仍自顾吃喝。

上尉选了一个距道士不远也是凭窗临江的一张小方桌，招呼两个同伴坐下。

他们要了一壶茶，一壶惠州大曲，两三样点心。

矮小瘦削皮肤古铜色的那位，端起酒杯对上尉说：

“陈老师，东征下来就没闲过，难得军校今天放假，大家稍得宽余。学生先敬你一杯！”

陈老师名叫陈诚，表字辞修，军校教育副官兼校军第一营

第一连连长。

“寿山，今天是假期，没有教官也没有学生，都是兄弟，以兄弟相称吧！来，都端起杯子，我们互相敬一杯！”

寿山是表字，他姓胡名宗南；黄埔一期学生。

另一位头大肩宽臀宏皮肤白皙者姓戴名笠字雨农，一心投考黄埔军校，一直没考上。待在广州准备再考。

“那怎么行！”胡宗南停杯不饮，笑嘻嘻说。“老师尽可以把我们唤作兄弟，这自然是爱护我们，我们却不能目无师长呀！神龛上天地君亲师在位，轻慢不得的！”

戴笠点头不迭。刚才陈诚说话他也曾连说几个是。他在胡宗南面前一向以小兄弟自居，从不僭先发表意见，至多说些附和的话；何况今天还有教官在场，就更不敢多话了。也不能不表示态度，只好公说也点头婆说也称是。

“寿山老弟的规矩大，乱不得的！”陈诚做出苦笑的样子说。“好吧，各自愿叫什么就叫什么，先把这第一杯酒喝了是正理！”

然后大家碰了碰杯子，一饮而尽。

陈诚放下杯子，伸筷挟了一个鱼馅汤包，放在面前的小碟中，边吃边说：

“寿山老弟一定要严保自己尊师重道的嘴脸也行，只是得依我一条，今天我们是来宽松的，可不许谈功课，更不许说风云！”

“好，好，好……”胡宗南正汁液横流地大咬汤包，笑嘻嘻

褐色道袍（上）

嘻说：“不谈风云，只谈风月……”

在大家说说笑笑之间，陈诚时不时瞅空子偷觑那道士，越看越觉得似曾相识。他努力在大脑的每一个角落搜寻，渐渐记起八年前在老家青田的一次邂逅。

“辞修师，这里正有个话题，不涉风云，却也无风月可言……”

胡宗南认真地说，一脸严肃，还带着几分惊怖的神情。

陈诚略想了一下，问道：“寿山说的是昨天发生的怪事？”

胡宗南点了点头。“大江中巨蛟现形，山里九头鸟夜啼不止！辞修师学富五车，一定知道这个主何吉凶？”

陈诚不以为然地笑了笑，摇摇头。“以我的根底，有何能力去判其吉凶。不过，巨蛟现象，我们都在校园中没能得见就不必说了；晚上九头鸟啼叫，寿山、雨浓你们两位可曾听见？”

胡宗南不好意思地咧开了嘴，“学生一向睡眠特好，别说是鸟啼，大炮也轰不醒的。”

戴笠见陈诚拿眼光探询他，马上说：

“学生倒比较警醒，但是还没资格在学校住，寄住九里堤农舍，太远，不容易听见。”

陈诚伸出手指头向胡宗南点了一下，“这两件事只不过是人们交口相传，也许是谁也没有亲眼见过，没有亲耳听到，三人成虎而已！无凭无据的事，怎么好去妄断吉凶？”

胡宗南放下筷子，分辩说：

“但是收发室的王老头听见了……”